

S生活感悟

henghuoganwu

万物有情

□张燕峰

不知何时起,我也成了手机控。下班回到家,连衣服都来不及换,就拿出手机坐在沙发上翻看,似乎生怕错过什么重要信息。

由于心里惦记着手机,吃饭时我也一脸漠然,囫囵吞枣,食不知味,只是机械地把米饭扒拉到嘴里,连菜也吃不了几口,就坐回到沙发上看手机去了。一段时间后,我的胃很不舒服,脸色也黯淡无光。可我从来没有去想是什么原因造成的。

一天午饭时,当我再次心不在焉地吃饭时,母

亲生气了。她说:“吃饭没有个吃饭样。你怠慢食物,不敬惜食物,食物自然会怠慢你,不怜惜你,它们是负气进入你的胃的,它们也会因受到冷落而消极地抱成团,胃酸自然拿它们没办法。”

我一愣,细想母亲说的话似乎有些道理。从此,我有意放下手机,慢慢调整了心态。吃饭的时候,我怀着享受盛宴的喜悦心情坐在桌前,面带微笑,却并不急着动筷,而是目光温柔地打量每一种食物每一盘菜肴,直到它们

感受到我目光中的暖意和敬重,才开始细嚼慢咽,仔细品味麦香米香和每一种蔬菜的清香。

说来也怪,半个月之后,我的胃舒服多了,脸色也红润了起来。看来,母亲的话是对的,食物也有情感,也有尊严和脾气。

岂止是食物,这世间万物的运行莫不是“投桃报李”——你表达了充分的尊重和善意,对方才会回报你尊重和善意。否则,你漠视敷衍,对方也会冷冰冰的,以冷漠相待。

万物有情。



J精粹短文

ingcuiduanwen

雅俗之间

□鞠志杰

直播平台上,一些俗气作品的点击量都相当高。观看者也知道它俗,但并没把它当回事,即便各个领域的精英们也不排斥这些内容,闲下来时点开看看还能解个闷儿。

雅俗共赏是指一件文艺作品既优美又通俗,各种文化程度的人都能够欣赏,这是前人定义的。但现代人却既能欣赏雅的,也能欣赏俗的,来者不拒,照单全收。这是欣赏的包容性吗?不是,更多是人的本性使然。因为,俗与雅是人的两个面。只不过,人们有时会把俗的一面隐藏,把雅的一面呈现而已。

雅俗共赏是一种境界,能达到者少之又少。对于现代人来说,可以欣赏一些俗气的东西,但不能被世俗淹没;可以掌握一些高雅的技艺,但不能被高雅束缚。不附庸风雅,不以俗为时尚,是一个人在“解闷儿”时应恪守的底线。

F凡人一叶

anrenyiye

如此“造作”

□杨银华

前年入冬,我自制了一个“上水石”盆景,放置于室内。看那一尺多高的奇特石头,底部只有一寸坐在水中,却能把底部的水分吸上“山顶”,真可谓“山多高,水多高”,给绿色的生命创造了一个生长的基地。种什么绿植才能让它适时地生根发芽呢?我想到了耐寒的麦子。

小麦是我国北方主要的越冬

农作物,每年秋分节气播种,次年芒种前后收割。头年长成幼苗后,经过“冬眠”来年春天返青、拔节、扬花,夏天才抽穗成熟。虽然我违背农时种得有点“晚”,但由于室内气温高,这些麦粒遇“水土”后真的生根、发芽、长了叶。

看它那裸露的根须附着在湿润的“山体”上,因有水的供养,长得日渐茁壮。之后进入腊月,野外农田里

的麦苗早已冻得叶枯色暗,匍匐在地上热盼着春天;而室内“山上”的麦苗却拔节、扬花,打起苞来。随着时间的延续,逐渐变黄的麦穗真的结下了麦粒,虽然每穗只收获了两三粒,但是却粒粒饱满,体积并不小于大田作物。这些晚播的麦子,比田野里的小麦提前了三个月成熟!我曾打趣道:“地里的麦苗刚刚返青,我家却已吃上新粮啦!”同时,我更由衷地

感叹自然万物生命的伟大、神奇和美丽。

去年秋末冬初,我特意买了个紫砂方盆,填上泥土,正式种了一盆麦子。后来,麦苗长到一尺多高时,放置于窗台,站在寒冷的院子里向窗内望去,室内充满了盎然的春意。客人来家看见此景称赞:“真是别有一番农家风情。”这种“农家风情”的室景,城镇居民都能拥有。即便“造作”,同样快哉乐哉!

N耐人寻味

airenxunwei

冷

□徐九宁

人怕过冬,主要原因是天气太冷了。但还有一种冷,比冬日的严寒更冷,它就是冷言冷语。

夫妻之间,父子之间,兄弟之间,师生之间,同事之间,朋友之间,邻里之间,陌生人之间……都会冷不丁地出现一两句冷言冷语。说者图个痛快,但听者却如同接到了一把冰冷刺骨的冷箭,寒彻心扉,杀伤力极大。

冬天到了,每个人都不由自主地想去靠近温暖的人、有热度的人。所谓良言一句三冬暖,说的就是这个道理。祖母在世时,常喜欢说一句话,家中可以有冷锅冷灶,但不能有冷言冷语。

R人生百味

enshengbaiwei

伤疤,不要着急去揭

□赵秀坡

小时候,有一次我跑得太快,重重摔了一下,右手腕处被蹭破一小块皮儿,鲜红的血珠密密地渗了出来。简单处理后,过了两天,蹭破皮儿的地方表面凝成了一层薄薄的血痂。

那层红褐色的血痂斑斑点点的,看着膈应人,我一直想把它揭掉。终于,在慢慢地撕开一个口子后,心一狠,牙一咬,我快速揭掉了血痂。顿时,火辣辣的疼痛感顺着手臂传至大脑皮层。定眼一瞧,揭掉血痂的地方竟冒出了比第一次蹭破皮时还多的血。我不由地“哎哟”了一

声,母亲赶紧跑过来,一边问怎么回事,一边帮我包扎。我强忍疼痛说出了事情的经过。

听了我的话,母亲拉着我走到院子里的老槐树下,指着树干表层一道道或粗或细的树瘤问:“看看那是什么?”

“不就是树疙瘩嘛?有啥好看的。”

“这是槐树愈合后的伤疤。”母亲说,“你受伤了,可以得到医治。槐树受伤了呢?只能任由‘血’(树中的汁液)流淌。时间长了,就形成了现在的伤疤。”

“哦,”我还为自己的行为辩解,“你看这些树疙瘩多难看啊,所以,我把血痂揭掉了。”

“它们虽然难看,但是有了更多营养的积聚补充,最后长成树木最结实的地方。”妈妈缓缓地说,“人和树一样,你要有足够的耐心去等伤疤自然愈合,如果在愈合之前揭掉血痂,伤疤不但会再次感染,而且比以前恢复得更慢。”

被我揭掉血痂的地方又逐渐结痂,我不再像以前那样过多地关注它,任其慢慢地由浅红变为深红直至深褐色。有一

天,我洗过手后,意外发现那层血痂竟然脱落了,擦伤处几乎没留什么痕迹,光滑如新。

不要着急去揭未愈合的伤疤,朴素的母亲用老槐树给我上了生动的一课。

比起肢体的伤疤,许多人都或多或少有心灵的伤疤。这种伤疤别人看不到,其中的疼痛只有自己知道。我们不希望别人揭自己的伤疤,也不要自揭伤疤。因为,你永远不知道,别人对待你伤疤的态度是流下同情的眼泪还是撒上一把盐。作家毕淑敏说过这

样一句话:“樵夫上山砍柴,都知道斧刃最难劈入的树瘤,恰是当年树木折断后愈合的地方。”受伤了,积极治疗后,就要学会等待,等待伤口生出新细胞,等待伤口恢复如初。终有一日,受过的伤会成就最坚强的你。

